

路灯下的咖啡摊

□ 余道勇

每日下班归家，必经一段步道台阶，走得多了，步数也便了然于心，共计七百九十一阶。重庆作为山城，台阶随处可见，诸如两路口步道，如今已化作商业街，游人如织，热闹非凡。而我常走的这段台阶，位于南川城区通往永隆山的途中。

夜幕降临，走出办公室时，街上已华灯初上，万家灯火。漫步街头，路灯洒下昏黄的光，但黄色终究是冷色调，难以驱散寒意。本打算步行回永隆山，但考虑到时间，我选择乘坐出租车至步道脚下，再拾级而上，爬台阶能让我更快暖和起来。

上车后，我用微信往出租车的二维码上扫过去五元车费，司机手机上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微信收款五元。”五块钱是拼车价，这是我们这儿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刚起步，又上来一名乘客，当他再次往微信上扫过去五块钱时，司机手机上再次传来“微信收款五元”的声音。我注意到司机脸上有一丝微微的快意。

我突然领悟，这简短的提示音，于司机而言，是每天最美妙的旋律。我笑着

问司机：“你觉得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是什么？”司机脱口而出：“当然是微信收款五元！”我们相视一笑。五元虽微不足道，但一次次的“收款五元”，却足以支撑起一个家庭的信心，给奔波的人们带来无尽的温暖。

下车后，我独自踏上永隆山步道，缓缓拾级而上，不久，汗水便浸湿了衣衫。站在台阶上回望，城中街道纵横，沉浸在一片淡黄的祥和之中。七百多阶台阶，足以让人身体发热。

我大概用了二十分钟时间登上了永隆山冒米垭口“一棵树”观景平台。一棵树观景台，是永隆山生态公园的一处休闲场所，虽然不大，但比城里海拔上升了一百多米，夏天从城区上来乘凉的人络绎不绝。冒米垭，是古时南川城通往重庆主城的必经之路，相传垭口上有一座庙，庙门前有一块巨石，巨石的缝隙里可以冒出很多大米来接济穷人，所以叫做冒米垭。这当然是神话传说，但却反映了古代人们对神灵的一种祈求和幻想。冒米是不可能的，但庙倒是有一座，叫西来寺，就在一棵树往下走两三百米的地方。

七百多步台阶走上来，出了汗的我脱了外套，觉得有点口渴。刚好看见路边昏黄的路灯下，停着一辆小型代步车，车前搭了一个小亭子，挺精致的。车旁边的观景台空地上，也支起了三个简易的亭伞，亭伞里面分别摆了一张小方桌，旁边摆了一块小牌子，写着“热咖啡”。一名中年女子正在车前的小亭子里面忙碌着，在如此寒冷的夜里，却没有一个顾客，显得十分的冷清。

我很好奇，于是要了一杯拿铁咖啡。牌子上写着各种咖啡的价格，我只要了那种价格居中的，二十来块钱。我到亭伞的小桌子边坐等，一边欣赏着南川城里的夜色，一边歇口气等着热咖啡。如果不是刚才爬坡身体发热，坐在这里还真会感到寒气袭人。

不一会儿，女子把一杯冒着热气的拿铁咖啡端到了我的桌面上，顺便还送给我一块小饼干，让我慢慢品尝，并告知我这块无糖饼干是赠送的。我血糖高，咖啡没有放糖，喝起来有点苦，但再吃一口饼干，顿时觉得饼干很甜。

其实，我并不喜欢喝咖啡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在这么寒冷的夜里，在这个离闹市很远的山顶平台，摆这么一个咖啡摊，有什么价值呢？能够赚到钱么？

我友好地提出了我的疑问。女子安静地说：“我就住在永隆山上，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这里卖咖啡，有一些老顾客和回头客，好的时候，每天可以卖出去三四十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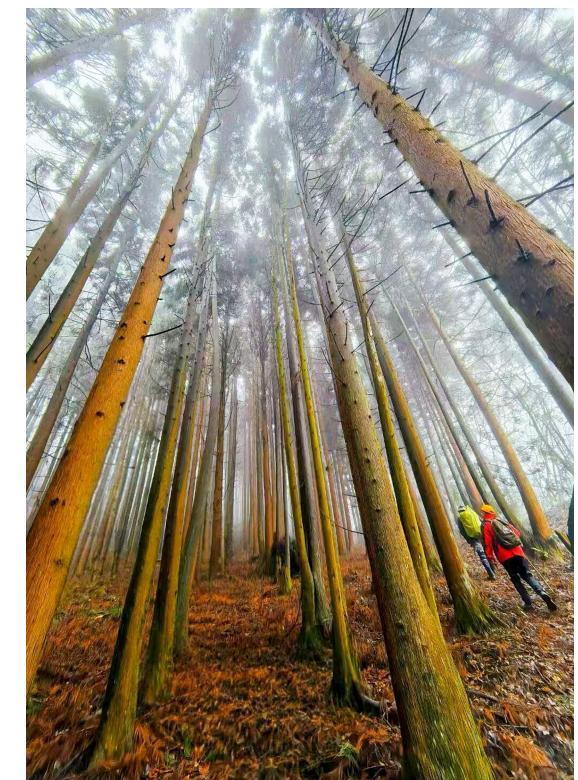
我说：“那么这么冷的天，游人少得很，你为什么还要出来摆摊呢？”

她说：“你可能不知道，有些顾客很喜欢在这个时候上来喝上一杯，哪怕只有少的几个人，我还是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再说，我就住在永隆山上，也不需要多少成本呢，就算是给我的顾客一份温暖和希望吧。”

我想，越是寒冷的时候，人们越是需要信心和希望，这是人们生活和前进的动力之源。

作家雪莱说过：“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寒风中，我们寻找那一缕阳光，不是我们害怕寒冷，而是我们喜欢那一丝温暖；冰天雪地里，不是我们惊艳那一片童话世界，而是我们更喜欢那一份洁白和宁静。从出租车上飘来的那一句最美妙的提示音，到咖啡摊的一块小饼干，都是人们战胜寒冷、给人以前进动力的信心和勇气。

其实春天真的不远了！



记箐顶

鹰空非舞

箐顶环山景色幽，林阴绕藤雾岚稠。
荒阶覆草遮苔径，残庙荒碑空门守。
伐竹披荆寻古迹，倚石饮泉叹远游。
行郎欲问沧桑事，几壑溪润任自流。

注：箐顶位于箐坝山一侧，为古时小河人民徒步往返南川、万盛及渝州的必经之地。



雾染山峦 田织春韵

赵志 摄

桃之夭夭

王云

三月在枝头解开盘扣时
我们披着薄雾走向山坳
春潮正从地心涌出
漫过所有被酿造的时辰

蜜蜂在花粉的账簿里
登记着十万个春天的地址
蝴蝶在繁花的信笺上
书写着千万缕芬芳的秘语

罗裙扫过经纬褶皱
鼓点催动花瓣溯游
枝头悬着倒流的沙漏

温泉撬开岩层抽屉
蒸汽裹着私酿上升
山间淌着倒叙的梗概

我们以桃瓣为匙
解译世事轮回的密码
写下深红的回文

被露水称重的时刻
指纹浸透糖霜
山坡翻开粉红存根

在季风账簿的末页
我们学会用凋零偿还绽放
泥土却永远在赊账

“90”后时光机

□ 宋里里

“90”后的童年，是藏在岁月褶皱里的陈酿，经年之后，越品越有滋味。时光悠悠流转，那些曾经鲜活的片段，如今成了记忆深处最珍贵的宝藏，稍一触碰，便泛起无尽温馨与欢畅。

还记得1999年的夏天，校门口的小卖部永远飘着辣条的辛香。我攥着皱巴巴的五毛钱，看玻璃柜里猫耳朵的红色包装袋在阳光下泛着亮光，旁边是包装上印着小浣熊的干脆面。老板娘总戴着蓝袖套，指甲缝里嵌着零钱的铜锈，她掀开玻璃盖时，薄荷糖的清凉混着痱子粉的甜腻扑面而来。

那时的书包侧袋永远装着大大卷泡泡糖，粉色的糖纸折成小船，在课桌的“三八线”上乘风破浪。课间操时，我们用娃哈哈AD钙奶碰杯，吸管戳破锡纸的“啵”声此起彼伏。藏在课桌里的星球杯，每次都要翻来覆去找好久的小勺才能吃到。最奢侈的是五毛钱一支的火炬冰淇淋，巧克力脆皮在舌尖融化时，仿佛含住了整

个夏天的太阳。还有无花果、大白兔奶糖、跳跳糖……这些零食，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，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放学后的电视机是魔法盒子。五点半准时响起《四驱兄弟》的主题曲，我们举着自制的四驱车模型在地板上狂奔，直到妈妈的嗓门劈头盖脸的吼过来。

过年时的餐桌是记忆的琥珀。铝制饭盒里的炸酥肉总是被表弟偷吃，沙琪玛的甜腻混着瓜子花生的塑料果盘。春晚小品的笑声穿透窗棂，我们裹着新棉袄在院子里放烟花，烟花棒的火星子溅在棉手套上，烫出星星点点的小洞。零点钟声敲响时，饺子馅里的硬币硌到牙，那声“咯”响成了跨年夜最动听的乐章。

游戏机厅是藏在音像店后的神秘洞穴。投币时硬币碰撞的清脆声响，像开启异世界的钥匙。魂斗罗、超级玛丽、冒险岛……这些游戏名

字，光是念出来，就能让人热血沸腾。几个小伙伴围在一台小电视前，手里紧握着游戏手柄，为了显示自己的操作实力，能争论得面红耳赤；为了闯过一道难关，能反复尝试。游戏中的角色，成了我们的伙伴，与他们并肩作战，仿佛自己也成了拯救世界的英雄。

过年时的餐桌是记忆的琥珀。铝制饭盒里的炸酥肉总是被表弟偷吃，沙琪玛的甜腻混着瓜子花生的塑料果盘。春晚小品的笑声穿透窗棂，我们裹着新棉袄在院子里放烟花，烟花棒的火星子溅在棉手套上，烫出星星点点的小洞。零点钟声敲响时，饺子馅里的硬币硌到牙，那声“咯”响成了跨年夜最动听的乐章。

这些味道与光影在记忆里发酵成琥珀色的酒。如今当我在便利店买咖啡，看见货架上的进口零食，忽然怀念起校门口那台生锈的冰柜，怀念那些用玻璃珠换辣条的午后。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，是架在物质匮乏与精神富足之间的钢丝——左手握着老冰棍，右手触摸着最初的星光。

□ 李林芮

腊月的风，像一把钝刀，刮得人脸生疼。灶膛里的火苗欢快地跳跃着，映得外婆的脸庞红红朴朴的。她佝偻着背，用木棍专注地搅动着锅里咕噜咕噜冒泡的红苕麻糖，蒸汽中浮动着绵密的甜香。

外婆今年七十五了，白发像落雪般覆盖在头顶，皱纹像刀刻一样嵌入脸庞。每年腊月，她总要亲手熬制红苕麻糖，她说：“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，不能丢。”

麦芽是要提前生的。霜降过后，外婆把麦芽浸在木盆里，盖上稻草帘子，日日浇水，不出三四日，嫩芽便顶着水珠钻了出来。待麦芽长到两三寸长，她便用剪子细细剪碎，丢进石碓窝里捣，木杵撞击石臼的闷响在院子里荡开，“咚——咚——”

将红苕洗净、削皮、切成块状，满满地装入大铁锅，外婆凭经验加水，生火煮熟。灶火渐熄，煮

外婆的红苕麻糖

熟的红苕在锅中冷却片刻。接着将麦芽浆加入锅中，用木棍慢慢搅动，苕块渐渐化为细腻的苕浆。这时外婆总要念叨：“麦芽是引子，离了它，糖水就醒不过来。”

过滤的时刻来临。滤帕与木架就位，外婆一遍一遍沥去残渣，黄亮的汁水顺着滤帕淌进盆里。铁锅洗净，将滤出的浆液倒回锅中，灶火重燃。文火舔着锅底，外婆的木棍搅动得愈发急，水汽裹着甜香直往人鼻子里窜。外婆说，熬糖讲究火候，火大了会烧，火小了不成形。她总是守在锅边，用木棍不停地搅动，直到糖浆变得浓稠，能够拉起长长的丝。

小时候的我，总是耐不住性子，等不及糖浆冷却，就偷偷用筷子蘸一点，把糖浆一圈一圈地缠在筷子上，像吃棒棒糖一样，慢慢舔着吃。外婆看见了，也不生气，只是笑眯眯地说：“好吃狗儿，慢点吃，别烫着。”

将熬好的麻糖装进陶罐里，

封存起来可以吃到来年开春。最后一勺糖浆入罐时，外婆的银发沾了雾气，在灶火映照下泛着细碎的光。我接过温热的陶罐，指尖触到她皲裂的手掌，粗粝得像老树皮。罐口飘出的甜香里，忽然涌起陈年的记忆：那些在碓窝旁捡麦芽吃的清晨，那些偷吃麻糖被黏住牙的黄昏，那些她还能把我举过肩头的年月，都跟着麻糖化进了时间里。

如今，我还能吃到外婆亲手熬制的红苕麻糖，又有了新的体悟：人这一生，就像熬糖，要耐得住寂寞，经得起煎熬，才能熬出香甜。

屋外的风还在刮，灶膛的火苗暖得让人眼眶发烫。外婆守在锅边的身影，在蒸汽里晃成一道温柔的剪影。我忽然明白，原来有些东西是熬不干的——就像麦芽引着红苕化成蜜，岁月引着人把苦楚熬成柔长的甜。从罐中拉起的麻糖丝，终将在某个夜晚，轻轻缠住孙女的手指，把白发人的温度，传递给黑发人的掌心。